

往事悠悠

难圆几多童年梦

□徐显章

童年时,我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很顽皮,常到村里人家的菜园里偷菜吃。记得那时,谁家菜园种的啥,我们了如指掌。譬如说,“掉了花”家的菜园有香椿树,五爷爷家的菜园有胖韭菜,“三婆娘”家的菜园有水葱,二爷爷家的菜园有山芋豆……“行动”时,大家分工明确,我因为较胖,就在墙角旮旯里负责望风。

我问六奶奶“掉了花”的典故,老人长叹一声:“自作自受啊!”据六奶奶描述,原先“掉了花”是有名字的,论辈分我应该叫他大爷。当年他用一担地瓜干,娶了北山那边顶尖俊俏的一个闺女。婚后俩人回回娘家时,新娘头上戴了一朵月季花走在前头,不经意间月季花掉落了下来,新郎在后头直喊:“掉了花了。”新娘觉得这话晦气,生了一肚子闷气,于是对新郎置之不理,急得他在后头直跺脚。没想到,

新娘因此抑郁而终,新郎也一蹶不振。我们听了这个典故后,再也不敢去折“掉了花”家菜园的香椿树芽了,唯恐那个故去的新娘的魂魄,在我们小孩屁股后面追赶。

“三婆娘”家菜园里的水葱很不错,可因惧怕“三婆娘”的骂声,我们迟迟不敢下手。遂转移方向,去摘“二爷爷”家的山芋豆,到手后我们会去野外寻找一道深沟,把山芋豆放进柴草堆里烤熟食用。

我们还有个共同的外号——海猴子,因为大家爱去退潮后的海边捡拾海货。记得运气好的时候,我们能捞半竹篮子墨鱼和花盖鱼。我把分到的几条拿回家,母亲炒一锅带着她五个手指印的玉米饼子,全家人吃得很开心。

童年时,学校里的劳动实践项目有很多,拣拾小麦的时候,老师教导我们要爱惜粮食,力争做到颗粒归仓。

复收地瓜也是一个力气活,父亲新做的铁镢头上的两个锋利的尖,竟被我一个秋季就给磨平了。

时光荏苒,如今的我已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,我们学校的教学楼和办学条件堪称一流,冬季取暖用的是中央空调。回首童年往事,有时我会不禁流下眼泪。村里的老井早已没了踪影,我家的担杖也找不到了,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很难聚到一起畅言过往,就像一只只曾经玩耍过的陀螺各自拼命旋转。岁月无情地加快了人们衰老的步伐,请允许我用文字缅怀一下儿时的片刻记忆吧,也顺便安慰一下童年的伙伴们。



人生感悟

凌晨时分的火车站

□洪颖琦

因为衢州没有到青岛的直通车,我和父亲只能在半夜抵达金华南站转车。

到达时,望着大门紧闭的候车厅和门口通知凌晨三点半才会开放的公告,父亲和我四目相对,无奈一笑。随后,他领着我走进一旁开放的无人售票厅。卸下笨重的行李,父亲招呼我坐在售票的台子上休息,他去给我买宵夜。

我想寻一本书出来读,无奈厅内灯光昏暗实在不允许,便一边等待,一边揣摩当年朱自清先生等待去为他买橘子的父亲时的心境,当初课堂上的朦胧感受在此刻变得清晰深刻起来。

大约二十分钟后,父亲带着两碗炒粉丝和两瓶冰啤酒回来了。炒粉丝在意料之中,冰啤酒属实让我吃了一惊。我好笑地想,也许我的随性就是继承了父亲吧。在售票厅吃完宵夜后,父亲躺在售票厅的桌台上休息,劝我也躺下。也许是喝了啤酒的缘故,一团团思绪像那遮挡了月亮的云笼罩

在我心头,我想出去走走。于是,我拒绝了父亲的好意,拿着喝剩的半瓶冰啤酒,慢慢晃出了售票厅,随意走向一旁隐在路灯后面的亭子。

在这个快被行李塞满的小亭子里,除我之外还有一位旅人侧躺在长椅上,正双手环抱抱住自己陷入梦乡。我的两条腿无拘束地架在一旁的椅子上,任思绪在夜色中放肆发酵……整个七月,我都被高考失利的阴霾所笼罩,人人都说高考后的暑假是最快乐的一个暑假,对我而言它却那么漫长,漫长到让人只想逃离,我能做的只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分白天黑夜地睡觉,与世隔绝。

“你坐在这里啊!”父亲突然出现,打破了我的沉思,“进来躺着休息一下。”“嗯,好,马上就来。”我嘴上这么应和着,却无半点要走的动作。见此,父亲不再坚持,独自一人走向售票厅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想起动身去学校前

我一直说自己已经成年,可以独自去坐火车,父亲却断然否决:“金华有那么多站,大晚上的你一个人怎么可以呢?”于是他陪着我从衢州坐火车到金华。他甚至一脸严肃地告诉我火车上厕所的使用方法:“厕所进去了之后是可以把门锁给锁上的。”他讲得那么认真,以至于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。而当我在火车上提出要上厕所时,他立马从座椅上弹起来,领着我走到厕所门前,告诉我那个门怎么打开,又仔细为我检查门是否可以锁上。戴着口罩的我实在忍不住嘴角上扬,不过我竟一点也没感到尴尬。

终于,凌晨三点半,候车厅的大门开了。所有灯光瞬间亮起,拥有着黑暗所无法侵袭的光芒的候车厅宛若一座神圣的教堂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外面那片夜色,一个安静的夜,一个忧郁的夜,一个等待黎明的夜,我想我这一生也不会忘记。

人间烟火

唯有美食不可辜负

□曲洪珍

傍晚的风凉丝丝的,吹在身上好舒服。在阳台上望着喧嚣的街市,胃里的馋虫忽然蠕动起来:馋辣子味了,就是那种辣却又不是很辣的辣子。上周末我就开始有馋意了,今天午睡后馋意愈浓。于是,收拾停当,我只身一人来到小吃街,寻美食。

街上挺热闹。虽然处于疫情期间,但沿街店铺开门的不少,客源也还不错。我东逛西晃,四处寻觅,最终循着人声来到一处有许多口碑不错的小吃店的街区。一阵风吹过,鲜香的辣味扑鼻而来,口水在嘴里澎湃汹涌。我顺着风吹来的方向望去,过街天桥边,一个卖辣子味的小吃铺映入眼帘——一口大沿锅支在路边,老板正里里外外地忙活着生意。

我快步走近,一锅彤彤的红,红油透亮,丰富的食材被裹挟得严严实实,入味得很!蓄谋已久的馋意,瞬间炸裂。

“老板,很辣吗?”
“辣得很哟!”
太辣的食物,虽香味十足,但我的胃受用不了,只好无奈离开。我一步三回头,恋恋不舍却也无可奈何!

冥冥中好像有神的指引,我走进了小区北门的一家超市。进门就被眼前的一大盆无骨鸡爪吸引住。

“老板,口感很辣的那种吗?”我急急地问。

“辣度适中,口感清爽。你可以少买一点,尝一尝。”老板循声走来,边回我,边招呼其他客人。

我拿起搁置在盆里的铁勺,捞起一只脆软的鸡爪,闻香识货。一股清香顿时钻进我的鼻腔,萦绕心头。鸡爪肉质上乘,上面沾满了锈红明亮的汤汁,可以想见制作过程中辅之以红红的小米辣和当季的鲜花椒,使得它色、香、味俱全。

不能再犹豫了!我果断拿起放置在盆边的美食盒,装了半盒的量,然后打包、称重、付款。

离开超市后,我向东急行,进入小区,穿梭于小区里春夏交替的美景。一路赏花观景,手里提着梦寐以求的美食……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!

我疾步走进自家楼栋,两步并作一步爬。噔噔噔,争分夺秒,几步蹿到了家门口。翻包找出钥匙,迅速开门进屋。换鞋、放包、把盛鸡爪的袋子放在餐桌上,然后冲进卫生间洗手,准备大快朵颐!

小跑步奔向餐桌,坐稳,打开美食盒,一阵麻香扑鼻。徒手从盒里拿起一块鸡爪放入口中,油润入味,香辣可口,味蕾被这美味“狂轰滥炸”,幸福不已!

天底下怎么能有如此的美味呢?唯有美食不可辜负。

琅琊放歌

云上书

□刘玮

三月,我们在云上相逢
用独有的声音迎接无声的春天

大白以春天的名义雅集
从日出到日落,从日落到日出
暗影重重
云上,那么多的花朵形状不一
你爱着我,我爱着你
开启了花式运动

你看见的是我的微笑
我看见的是你的花开
越过绿叶的缝隙,和着蜂鸣蝶舞
无数道光,在云里纵横地飞

这个春天没有迟到
云端漫步,我们“疫”路同行
当文字静静地茂密在纸页上
生命万物悄然进入
低头的一瞬,姹紫嫣红开遍
花香满苍穹

春雨里的追逐

□麦笛

我记得曾在一场春雨里
追逐你的方向

身后是大片的黑暗
我面向田野
和那些渐渐要奔涌而出的晨光

桃花盛开
目光在那些干枯的枝干间跳跃
可我触不到那缕若隐若现的春风
就像无法预测雨水
会在哪一刻打湿砖墙

麦苗期待拔节 远山酝酿返青
一杯古酿浇不住焦灼和惆怅
江河水也瘦成衣带的形状

云朵涌动 我期待雨随风至
轻轻追赶少年的春衫和头发

月色如洗
回首即是潮润芬芳的故乡

春天的秘密

□徐娟

扁豆秧苗探出小须
寻找攀附之物
水萝卜的芽崽顶开了土层
绿色铺开
像一个急于长大的孩子
可是,可是
播种的人,不见了

樱花又开了
不久,会有一场雨
在谷雨前后淋湿天空
那么多的落花
将交付春末夏初的风
忧伤着诉说
一个关于春天的秘密